

〔評審獎〕

百年好合

葛愛華

腳步還不穩，我就愛在碼頭邊西河堂的破布堆倉庫裡翻滾。
我特別記得幾件舊事。

還只是一個芽尖大的娃兒，誰逗都不理，就愛西河堂的三姐抱。

大人們也說四姊妹中長相最好的一個就她，但不知像誰。三姐的父母都沒她那張臉蛋。

西河堂那時在苓仔寮海邊路的碼頭埠口養了十幾二十來個女工，四姊妹輪月看工管帳，每輪到三姐收帳那個月份，幾個姊妹平常外出輪流騎駛的鈴木八十機車，總在石棉瓦棚下納涼，來往營生的店家總是自己趕早地就把錢送上門來，也好順便整個晌午和三姐東南西北瞎扯淡，喝涼茶。

三姐說話時飽頰上有道月眉似的梨窩閃跳，嬌翹小嘴總塗著辣紅膏蕊，三姐就愛擦口紅，別的不怎麼懂打扮。但那年代也沒幾個女人懂得打扮，三姐至少還訂了《婦女世界》和

《姊妹》畫報看看。

二十唧噥繃得緊緊筋皮線條的三姐啊，穿著當時流行的大朵花色、裙襬車縫有暗口袋的迷你短裙，斜插著後腳跟笨重麵包鞋，往西河堂門口牌匾靠著，連皮咬啃一顆黃香瓜，或嘸嘴唆喝一碗透心涼的冬瓜仙草絲米苔目，讓那些來往營商的店東家，乾巴巴的眼睛都不知道該怎麼眨，五內像絲弦在拉高音額沿猛盜汗，胸腔裡臟器片刻間都等著要自動繃碎。

西河堂老闆娘要給三姐找婆家了，我爸想起那個在鹽埕埔光復戲院附近東拐西摸的腸巷裡開著小籠湯包老麵店的同鄉，鐵叔叔。

我很後來才知道鐵叔叔其實不姓鐵，他是因為曾經住在自己強搭的違章鐵皮棚裡，讓我媽管他叫「那個住鐵皮屋的老鄉」順口叫成了老鐵，便習慣成自然。我爸曾說人家有名有姓的，妳怎好喊人家扯不出個毛邊的老鐵哩。可後來我爸不知打什麼時候開始，跟他的兄弟說話便是：「噯，我說，那個老鐵啊！」

鐵叔叔個頭忒粗大，臉孔上喜怒哀樂的表情經常顛倒，我媽說早些年轉好幾手聽到老家爹媽過去了，鐵叔叔一個人蹲在半夜的大溝頂十字路口潰哭燒紙錢，看起來卻像什麼事件剛剛報完仇雪了恥之後的嬉笑。

不管鐵叔叔笑不笑，他不開口講話整個看起來就像隻沒毛獸，要是敞開腔調嗓門的時

候，就和我爸一個樣，分明家常閒聊，卻總抽直著腦血管、丹田運氣，嗒呼那褲襠裡貨物如遇殺父仇家。我媽本來還管得挺火大的，後來認清本性難移的事實，乾脆自己裝耳背。

可是這回要見三姐了，什麼都好的鐵叔叔就是那點叫人擔心。母親特別叮嚀，就是說話嘛拚什麼老命哩，收點氣力，行吧？行。鐵叔叔保證。

幾十年前的那一天啊，娃兒我的記憶卻分外清明。

大人們儘管扭捏作態、你敬我讓地，我只管自己執一只斑剝印著紅蝦的白磁碟子，在油膩的茶紅色木頭方桌上使勁地加醋、加醬、加香油、加蒜末和辣椒粒。那天我不胡鬧就只管吃湯包。

我媽直誇鐵叔叔看起來人不老心地好，只是內掌廚外管店怕不簡單……；我拿筷子勤攪和幾色調味，待冒煙的籠蓋一掀，迷濛氤氳的魔幻裡，幾層竹編蒸籠墊著米黃洗薄的麵袋布巾擱都沒擱穩，我便爭恐舉箸挾他一滿個薄盈盈的剔透，我爸總愛這樣說湯包「薄盈盈的剔透」。

一直都跟三姐藏眉躲眼著視線的鐵叔叔這才開口，沒平常吆喝，病貓似地衝我喘氣：嘿，小心燙破嘴皮兒，先吹口涼氣兒再吞唄妳！三姐乖乖在他面前左吹吹、右呼呼地折騰那隻薄盈盈的剔透，這才敢把噴香的小籠湯包，尺寸恰當地塞進她鮮紅滴滴的嘴縫裡。我看見鐵叔叔浸在黃湯裡銅鈴似的眼珠，如雀鳥玲瓏的心臟撲通撲通凸搗，整副心腸像讓刀背拍爛了的蒜瓣。

三姐的媽媽看來很滿意，滿口湯包還要撥空讚鐵叔叔這手藝道地，媒婆角色的我媽也忙起鬨說，這店裡生意怎樣熱鬧緊張，鐵叔叔找個良伴也好幫忙收錢管帳。三姐花蕊的臉龐無聲地羞笑開來，鐵叔叔傻楞到一時之間都不知道他該不該姓鐵，我爸狠杵他一下：出個聲答應呀，你這老鐵！

鐵叔叔渾身剗匪抗日殺朱拔毛刺青的蝌蚪字瞎蹦騖跳，忽然雷劈旱地搖大蔥那麼噴吼：我操他個祖奶奶不得了哇，你瞧咱哥這小小閨女兒，能吃辣滴哩我操他媽那個屎呀！

整桌人瞠目結舌，我也唬了唬，抓緊醬碟怕被那股哈哈殺氣給掀翻，然後，那捏著精美摺痕如美人梨窩的湯包，繼續被我塗裹上一身重裝紅醬，朝網袋般空洞的肚子連番押送，肉餡裡凝凍的雞湯蒸化成滾沸汁液，硬把舌頭燙成了活該的呆木胎，我領死地吐出一口氣：噴！真好吃耶。

豔如杏桃的三姐還真嫁給了大老粗鐵叔叔。

鐵叔叔只有和老婆說話，才會使鐵杵腔調磨成繡花針兒輕細。

入門不久就害羞的三姐，便便大腹隆冬天裡捧了個水盆跨開門檻想要把髒水潑出去，那鐵叔叔的兒子就落了地。

包辦麻油雞、豬腰花杜仲替三姐坐月子的我媽，講了一個月都不嫌累，還是逢人就會重複一遍：哎喲，就是那母雞下蛋吧，妳也該要先咯咯咯叫幾聲的呀！

我穿著漿挺的太子龍浮水印刷服上小學，我爸驕傲目光好像看見我上省高女，含淚揮手咧嘴笑：瞧我這閨女。學會了課本裡教的注音符號，拿回來跟他們獻寶，我爸和鐵叔叔這才曉得他倆說的並不是標準國語。但這齊魯腔調也不難辨聽分明；作對似地把國語裡的三聲讀作一聲、四聲的偏拗成三聲、二聲的來個大牙咬黃瓜喀擦脆響的四聲，那樣就是了。於是每年十月在家門口插旗桿、握拳舉手吼叫的：「腫化命過晚隨」，終於真相大白了，唉，原來那明明想表達關愛，卻總像宣示什麼深仇大恨那般哀嚎地——他們喊的是，中華民國萬歲。

數學裡頭學到倍數、除數和被除數時，我天天考試就挨老師的藤條打，掌心虎口瘀血腫脹讓鐵叔叔瞧了直心疼，便把作業簿子撈過去：給叔叔幫你。三姐忙說你不行。鐵叔叔說，咋不行啦，做生意人家這小學算數難得了誰啊。真沒幾分鐘，好幾頁的題目都給填上答案。可是……，你沒有列出除法的陣子呀！我手指著「√」那個符號，鐵叔叔摘下老花鏡片：那個屎養的東西我剛才就看見啦，妳理他做啥，叔叔橫豎把答案都給妳寫完了還不行嘛，明兒耀武揚威去罷。

隔天作業卷子發下來得零蛋，老師反而不打我了，放學立刻來做家庭訪問，和我爸沒有停的說了半天話，我縮在門外頭，全身皮繃得緊緊地，看見鐵叔叔揮汗提著小吃店裡外送麵食的木箱子趕過來，掀開蓋子連筋帶肉的四大碗香噴噴紅燒牛肉麵，那個色香味俱全的，老師吃到了碗底朝天才走人。

鐵叔叔馬後砲跟我說，閨女，妳老師吃了我的牛肉麵假使還打妳，他便不是人！不打了，不打了，我媽嚷嚷，老師特地來說以後再也不打你們家閨女了。我聽了大喜。我爸爸說，那青年老師一聽講話就知是明理人，學生不用功不努力應該打，但笨豬一頭你就是往死裡打，你也打不成人腦！

沒人管功課了，念到中年級一次暑假裡接連颳過了幾個颱風，等風過雨停天空還陰著，我便拎著個鐵絲穿洞的奶粉罐往鐵道草叢裡頭鑽。

秋天開學就要去念小學的鐵家弟弟，不知怎的老愛跟在我屁股後頭蒼蠅繞。妳幹嘛呢？抓蝸牛。抓蝸牛幹嘛呢？吃！

弟弟可吃驚了，一路跟我到水塘邊，卻像陀螺拋出線似地忽然朝前撲了個狗吃屎，拖鞋奔進了水塘，他一嘴泥拿眼巴望我。沒門，上次抓泥鰱，才踩了滿腳泥，就給我媽打到差點像蛇一樣趴在地上走，再要我下池塘去，沒門！弟弟找了竹竿打撈，越打鞋子盪得越老遠。掉了鞋你媽打你不？我問。弟弟搖搖頭。我揀了他一把：那你見什麼鬼要去撿鞋！

弟弟穿著一只拖鞋，一腳高一腳低跟我到鐵道邊草叢裡找蝸牛，沒兩下子就豐收兩滿罐子，都是比小孩拳頭還大的非洲棕殼肥蝸。弟弟問我，什麼聲？我聽見遠處火車鳴笛。弟弟說，不是火車，好像我媽哭叫。我說我媽哭叫時也像火車鳴笛。我們繼續蹲在鐵道旁把蝸牛堆上鐵軌，詭笑著等看火車軋蝸牛，但半天沒有火車經過，然後我清楚聽見水塘那邊人聲鼎沸，肯定有熱鬧好事發生了。

剛剛還沒有半個人影的水塘，現在擠了三幾圈男女老少，好像整個附近應該睡午覺的人，都同時甦醒過來挨到水塘邊上了。

我和弟弟各拎著有點吃重的裝滿蝸牛的奶粉鐵罐，好不容易穿過大人腿腳縫，來到水塘邊，看見我爸和擰笑著的鐵叔叔兩個人半大截身子全浸在水塘裡。

鐵叔叔手裡緊抓著弟弟剛才掉的拖鞋，三姐昏坐塘邊我媽正狠命掐她人中穴位。弟弟的聲音忽然從我耳朵旁邊像石子拋進水塘似地滾出去：爸，你幫我把鞋子撿到了啊？三姐在我媽懷裡頓時瞪張開眼，我爸和擰笑的鐵叔叔踩在爛泥水塘裡，一下子聞聲救苦卻找不到我和弟弟人影，面面相覷。

三姐人中一團紅甲血印活將過來，我媽火車鳴笛似叫喊鐵叔叔找著人了，鼎沸的人潮在「找著人了」的回音傳遞裡逐漸散退。我瞧見鐵叔叔抓著水塘的那只拖鞋，艱苦跋涉要上岸；免崽子害你媽哭得，今天不打個你賊死我叫你老爺！我爸一把揪住鐵叔叔：老鐵，命根子剛撿

回來，趕緊地拴好揣褲袋裡邊兒莫動靜，是哪隻蹄子帶頭領路，我這去逮出來還你一個公道！我爸伸手奪了鐵叔叔手心裡抓著的拖鞋，像挺了一口不卡彈步槍要讓我就地正法似地朝我兩腳掛泥踉蹌過來。還想想這是幹嘛了，我撇了蝸牛罐子立馬先拔腿逃竄，就在我爸真要逮著我後領沿，鐵叔叔一個熊抱由後頭扣鎖住我爸咽喉：哥！咱就這麼個黃瓜閨女，你跟老天借膽在婁子面前動手？我爸不知道是被這記剿匪練的鎖喉功，還是所謂的「黃瓜閨女」，給弄得滿頭楞號，總之差點是他不能呼吸。

我媽這時晃著蝸牛罐子像提刀般殺到陣前來，先手舞足蹈乾罵我一陣章魚噴墨滿臉黑，然後明明是幫我討饒，卻理直氣壯獅吼我爸他們：兩小孩有孝心去給老子們抓下酒菜，你們還豬狗不如要打誰哪？

啪地一塊紅磚劈將下來，石板上的蝸牛家破人亡！應該是驚心動魄的畫面，但我媽處理的不臊不煽，我專注地蹲著幫忙，把臭腥味特重黏液碎殼蘸黏的蝸牛清理到錫盆裡。我媽剝了些附近小芭樂園子的樹葉加了鹽巴，刮了鐵叔叔廚房大灶三口鐵鍋下的爐鏗煙灰，雙手在錫盆裡狠命搓洗好幾遍，嘴巴裡間歇叨唸費工弄著一臉盆蠔肉炒起來還沒兩口過癮可吃，並疊聲呢喃往生咒超渡經。

我爸拿出五加皮說，這好物我到台灣才見過。鐵叔叔取小玻璃酒盅回道，丈母娘給我做過一次，好鮮味兒的，但我哪好意思埋頭吃他個撐。弟弟挨近過來，問我再去抓蝸牛不？三姐

接手清理乾淨的滿盆蠔肉，輕喊著：「不要，你們不要再去抓蝸牛，這東西不能常吃，裡頭生著專門喝人血要人命的山東還是廣東來的寄生蟲哩！三姐怕寄生蟲，蔥薑蒜、辣椒九層塔密密麻麻，黑醋醬油酒大火油狂下猛落，翻炒盡熟撲鼻香氣滿室人鼻涕眼淚直淌地端上桌。我和我爸、鐵叔叔急躁舉筷，有辣我怎肯靠邊站，鐵弟弟只管冷眼旁看。我爸說，什麼山東廣東吸血蟲子，老鐵，咱還怕它不成！鐵叔叔吃了一口酒肉，腸子便拉直胡亂喳呼：那肯定是廣東蟲子唄，咱山東只出好漢不出寄生蟲！」

大學聯考放榜。那年我又名落孫山。

我們家聽完收音機裡的錄取名廣播之後，就買了鞭炮去鐵叔叔店門口連放了好幾串。鐵叔叔本在捍麵，三姐和弟弟剛買了報紙回門要查看，就聽見我爸疊聲喲喝要人請客吃燒鵝。

鐵叔叔大樂，扔了捍麵棍說今天放全假，連晚上的份也不開張，就上別人的館子慶祝去！他倆把臂，我爸言說：老鐵，那天我特別老遠跑到大溝圳去放木材，才撒手木材登時溜走，我就想有好兆頭！鐵叔叔啞了一響：「噯，你還信咱家鄉的這個！」我真信，我爸叫著：你娘的消息我不讓說，也跑到這大溝圳放木材，那天水流忒湍急的，你怕是插著腳釘也站不穩當的，結果那木材橫在水流面上一動也不肯動，我看著這凶兆的，就先哭了起來。

我媽從背後捶我爸一記：你今天什麼日子，給人老鐵說這個！

鐵叔叔拎來竹片編的躺椅，我爸也有一張，但好幾年前折疊彈簧早給我搞壞了，只剩仰躺的一個角度，鐵叔叔也把自己的躺椅調成相對角度，就和我爸併排躺在廚房後頭防火巷違搭出去堆滿雜物的邊角上。

我躡足跟上去，聽他們低聲說話。

我說剛剛在店裡，怎的看見你把那「百年好合」的字畫給掛出來哩！（我爸先開頭）鐵叔叔揚眉說興大起：這不是，胖鳥當年給我和三姐寫了這字，多少人讚好，不容易啊我終於頂了租店、添了新碗座椅，也特別裝潢粉刷的，我再找胖鳥給我寫個「高明滿座」，你猜怎著？胖鳥病了。

我爸本聽見那高明滿座正要發作不耐，又聽見誰病了表情頓時一驚：病啦，沒聽見說呢，啥病？鐵叔叔撐著眼皮搭子想了半天，只好用動作表示：不是中風，那病名兒稀奇古怪的，總之兩隻手耗子似顫不停，甯說要拿筆了，就連拿筷子吃口飯都成問題。噯，我瞧了心裡直難過，想胖鳥幹了幾十年士官長才下來就成這副德行，我想著便把他寫給我和三姐結婚賀禮的字，給端上廳堂去了。

我爸點點頭，然後又搖搖頭：可這「百年好合」掛在咱賣湯包、啥肉麵店裡頭的——鐵叔叔問：咋啦？今天什麼日子我爸不會不清楚，他立刻見風轉舵：嘖！你那小子真成材，給考

了個雄中，咱里的第一吶，我聽了廣播跟你嫂子拍腿喊叫要得，你說沒有個三兩三誰上得了那梁山啊？好個老鐵，你那小子真他媽屎養的！（我爸這是誇誰什麼東西養的？）

鐵叔叔搓了搓後腦殼皮：哥說這話倒是實情，我真識不了幾個大字兒，可這小子沒口誇的，牙栽了他也不肯花我的錢去補習，那就算啦，下了課我操你家個祖奶奶的還得先幫我洗完兩大澡盆的湯碗才敢上閣樓去唸書，三姐才喊聲要打烩嘍，他椅凳一翻便奔下來趕緊地幫忙拼裝店門板。吶，放榜了我連那鳳中也沒敢指望，可不給我這湯水粗活耽誤他的，這一下子哥的鞭炮響啦個直他娘的賊，不真給我爹媽光宗耀祖了唄！（鐵叔叔有點哽咽卻不含糊）

兩人忽然壓低聲響；真操他老娘的尿，我家閨女唸書咋就不行，到現在十八九啦，你瞧看玩耍起來還皮精一隻！（我爸皺眉）女孩兒書要唸得好，肯定就命苦，精點兒好，殺他個忘八羔子的，咱就不怕閨女將來吃悶虧！（鐵叔叔笑）……這大熱天的，咱倆吃完燒鵝汗流浹背還在這兒天殺的抽煙喝五加皮，我操你家姑奶奶的讓三姐看見了要不要命哪我說老鐵嘿！（我爸這是聊天著）……可不，我操他婆娘祖宗十八代的這兒是多久沒掏溝啦，咱家這後巷弄裡還挺臭烘，五加皮全是溝味兒嘛這是！（鐵叔叔這也是聊天著）

然後他們瞌睡，各自側彎著肥厚的腰背，在折疊躺椅上睡得猶如殼篋裡的一對兒花生仁那樣。他們用那種模樣打瞌睡，看起來極像了與成熟大人還保持著一段遙遠的距離，只是兩個頭髮稀疏、皮囊一般疙疙瘩瘩醜的孩童，瞌睡著。

好幾十年過去，三姐娘家荳仔寮碼頭那邊兒完全換了模樣；鹽埕埔光復戲院這邊也盡拆大半，房子沒動的大新百貨那五樓頂上一圈小搖籃似的摩天輪便能把港都全瞧遍的情景，也已經是上輩子前世人的故事了。

那些個地方，旁邊再沒有什麼彎曲的腸巷弄道，開著什麼茶紅色四方桌凳、桌籃子裡擺有著斑剝紅蝦印白磁醬油碟的齊魯小館，再沒嗓門弄堂裡一敞吆喝那南腔北調招呼川流的客人吃麵呢、吃餛飩咧，那些個地方，現在夜裡嘩啦啦地全是銀燈香榭通到底的漂亮大馬路了。

鐵叔叔兩手早不能揉捏湯包漂亮的摺子花邊，只愛像老貓拳縮忘情地在院門口曬冬陽。而我爸只剩牙齦一床，一口氣還經常喘不過來，卻偶而不忘喳呼，那個誰啊老鐵的當真什麼都好，這年頭當真跟咱從前不一樣了，你說是不啊老鐵。

身手漂亮的敘述

焦桐

〈百年好合〉敘述流暢，飽含著行動（action），如「入門不久就害喜的三姐，便便大腹隆冬天裡摔了個水盆跨開門檻想要把髒水潑出去，那鐵叔叔的兒子就落了地。」三句就發展出情節，而且興味盎然。修辭相當傑出，文字精省、準確，又如「三姐說話時飽頰上有道月眉似的梨窩閃跳，嬌翹小嘴總塗著辣紅膏蕊」，簡單兩句，俐落描繪出人物形象。

長短句運用恰當，個性化的活語言，自然、生動、活潑，演出如繪的生活場景，諸如寫父親和鐵叔兩個大老粗攀友，「分明家常閒聊，卻總抽直著腦血管、丹田運氣，嗆呼那褲襠裡貨物如遇殺父仇家」；寫姊弟兩人抓蝸牛的那些段落尤其漂亮，展現獨特的風格。

行文有效利用幽默話語，深刻了親情和友誼；通過這些情誼，書寫離散，凝聚集體記憶，具史詩企圖。是我心目中的首選。

得獎感言

寫這篇文章是與時光賽跑。

記憶多麼不可靠，遠去的時光多麼令人追悔。但那些日常畫面的片段，時不時總會出現在眼前，而眼前的事物一直都在變動，什麼就快要來不及的焦慮是此刻心情寫照。

或許寫作正是對抗現實的一種方式。

母親出生的高雄縣，我出生的高雄市，縣市合併之後能以這篇文章獲得此獎，對我來說意義非凡，感謝評審的青睞。也要把這個獎送給我飄洋過海、一生流離的父親。

簡介

現任《科技生活》雜誌總編輯。

文學創作作品有散文、小說等，曾集結出書，亦獲有：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林榮三文學獎、大墩文學獎、竹塹文學獎、海洋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福報文學獎等文學獎項。



葛愛華